

川海文心

# 大漠深处清泉幽

■赵利辉

从甘肃敦煌南行五公里即抵鸣沙山。此山由积沙所成，峰峦危峭，比石山更有过之。人登山而沙鸣，沙子随足颓落。但经宿风一吹，沙丘便辄复如旧。山麓下一泉，渊潭澄澈，形如偃月，宽约四五丈，长十五六丈，即月牙泉也。

这一湾泉神奇，四面皆流沙，绵亘古今，终不为沙所掩。山上的沙，就算偶被大风刮了下来，亦不会落入月牙泉中。泉水极清澈，不染纤尘，涟漪洄洑，碧波荡漾。更神奇的是，月牙泉久雨不溢，天旱不涸。旧时当地人不解，故有月牙泉“地脉接昆仑，源通星宿海”的神话传出。

旅人牵马从月牙泉边走过，那么，一马就变成了二马。碧水如镜，叫人分不清真马与倒影。传说汉武帝时，在月牙泉边出现了汗血宝马，体态魁伟，骨骼神俊。清代诗人朱坤《月牙泉歌》云：“房星当年水底过，失群天马出清波。”其实，“天马”的故乡是在大漠深处的大宛国。公元前101年，西汉将领李广利征大宛国，特选了数千匹汗血宝马带回长安。汉武帝大悦，写下《西极天马歌》：“天马徕从西极。经万里兮归有德。承灵威兮降外国。涉流沙兮四夷服。”

月牙泉中不只有传说的“天马”腾空而出，所产的铁背鱼、七星草，连同鸣沙山的五色沙，更是被西北人称为月牙泉

“三宝”。铁背鱼，其背带黑，僧人好生，禁止垂钓，故人不知其味。月牙泉边遍生的七星草，传说可治恶疾；民间采之无妨，春风起，又会生出一大片来。泉的西端苇荻丛生，为沙雁、盘雕栖息地所在。它们不时飞旋于月牙泉的碧波上。岸边依依垂柳，随风摇曳；静止时任凭日晒，不失颜色。沙山、孤泉、芦花、垂柳、飞鸿、落日……茫茫大漠中有此一景，漫漫黄沙中有此一水，自然造化之神奇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夜宿鸣山寺，万籁俱寂，

我隐隐可听到地底发出的汩汩水声。原来这一带是党河的古河道，地下潜流汇集，泉水不断得到补给，因而永不枯竭。

万古寂寥的腾格里沙漠，在漫长岁月中，孕育了鸣沙山和月牙泉。“山以灵而故鸣，水以神而益秀”。它们既是干旱与滋润的相映，也是阳刚与柔美的衬托。我在第二日的旅途中，遇到一位当地的牵驼人。他告诉我，月牙泉的水已快要枯竭了，我听到的其实是人工注水的声音。牵驼人的无心之

言，几乎要击碎我昨夜的梦。显然，他不是个精明的生意人，却是个诚实的人。我们互换了坐骑，并辔而行。我耳边响起的驼铃声，叮铃叮铃，仿佛穿越时空，从远古到现代，一声又一声，像是在叩问着什么。我的心里好似丢失了某样东西般，生出一种莫名的惆怅。

沙漠上的骆驼看着高大，却十分驯顺。它们驮人时，先跪在地上，待客上了驼峰，四腿先后相继站立；下客时，先跪前腿，继跪后腿，十分稳妥，丝毫

没有不安全之感。我对此十分好奇，遂问。牵驼人指着骆驼的鼻子说，骆驼最具痛感的地方是鼻梁骨。他预先用烧红的铁棒在骆驼鼻梁骨上打出一个洞，再将光滑的红柳木穿进洞中，两端留一定尺寸；拴上绳子后，红柳木就成了调教骆驼的“紧箍咒”。如果骆驼不听话，牵驼人绳子一拉就会触碰到红柳木，骆驼立刻会疼得受不了，就不得不听人使唤了。骆驼每天只进食一次，能挤出大量的时间劳作；驼峰里的脂肪能化为代谢水，以解饥渴。所以骆驼特别适合在沙漠中驮运客货。牵驼人说，当年政府动员大家买骆驼，为月牙泉的游客提供乘坐服务。但一开始，很多人心里没底，并下不了购买骆驼的决心。这位牵驼人发觉这是一个既省力气又赚钱的行当，就率先自购了一峰骆驼。虽说骆驼的食量大，饲养成本大，可比起收入来，还是很划算。“我就是靠月牙泉吃饭的，你说，我能不爱月牙泉吗？月牙泉要是没有了，我活着还有啥意思？”临别，牵驼人送还我的马匹，执意不收我的钱。他说，看得出我是留恋月牙泉的。

感受沙漠之苍茫，体验生命之相守，我亦从心底原谅了牵驼人的残忍，大抵动物的驯服和人类的离别一样，都是痛苦的，不去触碰它，就不会伤害到自己。我顾了一眼远处的月牙泉，打马直奔回家的路上去。

白马啸西风，身后，黄沙万里长。



牧影

桂志强摄

闲思随笔

## 在文学大师笔下品雪

■钟芳

2022年的第一场大雪悄然而至，给人以美的惊喜。望远山，白峰万仞，苍穹高远；看近处，玉树琼枝，瑰丽无比。真正迷人的冬季，必然少不了一场与雪精灵的亲密接触。踏雪、赏雪、品雪历来就是文学大师们托景言志的雅趣，那种惬意，令人神往，仿佛让人置身于一个晶莹的童话世界之中。

鲁迅先生对雪景有着深切的爱恋，他在散文《雪》中以满怀感情的笔触，生动地描写了江南雪景和北方雪景的不同。“江南的雪，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；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消息，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。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，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，深黄馨口的腊梅花；雪下面还有冷绿的

杂草。蝴蝶确乎没有；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，我可记不真切了。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里，有许多蜜蜂忙碌地飞着，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。”作者在这里不仅工笔重彩描绘出一幅明艳秀丽的江南雪景图，同时还再现了美好的童年生活。南方的雪有一种温润的美，一种丰富多彩的美，透露着盎然的生机，蕴育着蓬勃的生命。相比之下，鲁迅先生形容北方的雪是“在纷飞之后，却永远如粉，如沙，他们决不粘连，撒在屋上，地上，枯草上。别的，在晴天之下，旋风忽来，便蓬勃地奋飞，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，如包藏火焰的大雾，旋转而且升腾，弥漫太空，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。”这里的雪不仅仅是雪，俨然一个斗士，

更像一个奔放的挑战者，表达了作者对寒冷环境的反抗、对不屈斗争品格的歌颂。

白雪皑皑，大地冰封。梁实秋酷爱赏雪，望着这飘飘悠悠的雪花，心情十分愉悦清新。他在散文《雪》中写道：“雪的可可爱处在于它的广被大地，覆盖一切，没有差别。冬夜拥被而眠，觉寒气袭人，蜷缩不敢动，凌晨张开眼皮，窗棂窗帘隙处有强光闪映大异往日，起来推窗一看，——啊！白茫茫一片银世界。竹枝松叶顶着一堆堆的白雪，杈芽老树也都镶了银边。朱门与蓬户同样的蒙受它的沾被，雕栏玉砌与瓮牖桑枢没有差别待遇。地面上的坑穴洼溜，冰面上的枯枝断梗，路面上的残雪败屑，全都罩在天公抛下的一件鹤氅之下。雪就是这样的大公无私，

装点了美好的事物，也遮掩了一切芜秽，虽然不能遮掩太久。”梁实秋笔下浩淼无边的纯净雪景不仅预示着富饶的丰年，也能洗涤疲惫的心灵，让人乐而忘归。

汪曾祺笔下的雪花纷纷扬扬，优雅曼妙，轻盈落地，无声无息，使人像是进入了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丹青画。他在《葡萄月令》中描写了葡萄十二个月的生长过程，其中开头和结尾都写了雪。“一月，下大雪。雪静静地下了。果园一片白。听不到一点声音。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。”“十一月下旬，十二月上旬……下雪了。我们踏着碎玻璃渣似的雪，检查葡萄窖，扛着铁锹。”寒冬到了，当飘飘白雪覆盖一切的时候，果园转眼间已经铺琼砌玉、银装素裹，

展现出分外迷人的姿态。在《冬天》里，汪曾祺又写道：“早起一睁眼，窗户纸上亮晃晃的，下雪了！雪天，到后园去折腊梅花、天竺果。明黄色的腊梅、鲜红的天竺果、白雪，生机盎然。”故乡的冬天在飞雪中静默着，飘了一夜的雪，像是赶赴一场浪漫的聚会。我们打开门，便惊喜于飘落的花瓣里，雪花儿在风中翻飞着、摇曳着。走在皎洁雪地上，我们仿佛来到一个恬静安宁的世界，后园的梅花也正灼灼吐蕊，暗香幽幽，悄然送来姹紫嫣红的春天气息，万物都笼罩在冰清玉洁之中，透出深远、淡泊、旷达与睿智。汪老的文字，读后令人安静、舒心。

寒冷冬日，在文学大师的笔下品雪，亦是享受一场心灵盛宴。